

夫紹拉克涅

譯還十孟



子鼻的紅通·寒嚴



刊叢活生化文

XV

子鼻

獻給我底姐姐安娜·阿列克謝夫娜



你又責難我了，

說我同我底女神^{缪斯}——絕了交，

說我同眼前的日子裏的

憂念和歡快結了友好。

爲着人生的計算和酒盃

我或許不同我底女神分離，

但上帝知道，這種天賦會否消逝，

它是否還像以前那樣對我親密？

但詩人還不能做人們底弟兄，

他底道路難行生着荊棘，

我懂得不畏懼誹謗，

我也並未因此有所顧慮，

但我知道誰底心在黑暗的夜裏

由悲哀而碎裂，

誰底胸被他們壓上一塊重鉛，

和他們把誰底生活破壞。

讓他們趕快地走過吧，

像在我頭上飛過一陣雷雨，

我知道，誰底祈禱和眼淚

回答了命數的射擊……

時間已經去了——我也疲乏了……

讓我不被罵——沒有做一個戰士，

但我知道我自己底力量，

我在一切上相信玄奧，

但此刻——我死的時候到了……

我將再不奔向道途：

想在熱烈的心裏，

重新喚起命數的恐怖……

對於我底溫柔的女神，

連我自己也不願意多同她親近……

我要唱出最後的一隻歌曲

爲了你——獻給你。

但它唱的不會是歡欣，

比以前的要更加悲悽，

因爲在黑暗的心裏，

和在未來的上面還是毫無希冀……

暴風雨對花園肆虐，暴風雨毀了房屋，

我害怕，它可不要毀了

父親手植的那株老橡樹，

還有那株垂柳，是母親所栽的，

那株垂柳，

同我們底命運有着奇異的關係，

它底葉子在夜間凋落了，

可憐的母親就死了……

窗戶震動着，發出怪聲音……

看哪！濃密的霰雹正衝向大地！

親愛的朋友，你早已明白——

這裏祇有石頭纔不哭泣……

……

第一部

農人底死

牝馬陷進雪堆中間——

兩雙凍硬的草鞋

和用蓆子蓋着的棺材底一角，
從破舊的雪橇裏突出。

一個戴着大手套的老婦

緊緊地拽着馬韁。

她底眉毛上結了些冰柱，
在嚴寒天——凍得這樣。

二

詩人底慣習的冥想

迅速地跑到她前面：

一座小茅屋立在村邊，

披着輕紗似的雪的衣衫。

茅屋裏——小犢藏在地窖中，

靠窗戶的長櫈上停着亡人；

他底愚笨的孩子們吵鬧着，

他底妻在一旁幽傷地悲吟。

用敏捷的針縫一塊麻布，

那是壽衣；

好像細雨久久地不住

她低聲地久久地哭泣。

三

命運有三條艱苦的道路——

第一條道路：同奴隸結婚；

第二條道路：做奴隸兒子底母親；

第三條道路：直到死時做個奴隸之身；

所有這些嚴酷的命運，

罩住俄羅斯土地上的女人。

時代流過了——一切都向着幸福傾注，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過幾次轉變，

上帝祇忘記了一椿，

他忘記把農婦底悲慘的命運改換。

我們誰都承認，健康而美麗的

斯拉夫女人底形像，漸漸地就要滅完。

命運底不可思議的犧牲！

你曖昧地，暗地地忍受了苦痛，

你不曾和世界發生過一次血戰，
也不會對世界訴過自己底忿怨，

但你把它們告訴我，我底朋友！

你從兒時同我就很要好。

你完全是具有肉體的恐怖，

你完全是永久的疲勞！

若有人不爲你把眼淚流淌，
就是在他底肚內沒有心腸！

四

然而，我們底談話是關於農婦，
可以說，

偉大的斯拉夫女人底形像
就是現在或者也可以尋得。

俄羅斯的鄉村裏有些女人，
她們生着嫺靜而莊重的面孔，
她們底舉動帶着秀美的力，
她們底姿態，具有女皇樣的風情，
——

除非瞎子纔看不見她們，

看見她們的人都喧傳：

『他們一來——宛和太陽照耀！』

『他們一盼——金錢不換！』

她們行走的也是這條道路，

像我們所有的人民行走的一樣，

但貧窮底污垢和塵土

似乎塗粘不到她們身上。

美人在她底燦爛的美麗中開花，

這樣紅豔，和諧，強健，